

乘佛乘穿越歷史

——印順法師的教乘教史思想——

菩提比丘

目 次

一、序論

二、五乘三類別

（一）人乘與天乘

（二）聲聞與緣覺乘

（三）大乘

三、諸乘的歷史演進

四、佛乘向前行駛

一、序論

印順法師思想的偉大成就之一，在於統攝了不同形式的佛教行門和教理，成為一個有次第的「諸乘」體系。以車乘比喻佛陀教法，巴利經典（巴利文和梵文作 yAna 乘）早已有之，其後最初幾世紀的佛教教理使用它描述種種行者「精神事業」的特色。印順法師本身對教乘系統的處理，乃依據其師太虛大師的開示，並參考西藏宗喀巴大師的思想。雖然有前人的基礎，但他詳盡地綜貫了所有教乘及佛教哲學體系成為一無不涵容的系統，確是一項學術思辨縝密與視野兼容並蓄的成就。

印順法師教乘的分析和他研究成果卓著的教史探究有緊密而重要的關聯，此二研究領域又與他做為一個出家行者及受啟發的佛教改革者之個人關懷息息相關。法師治史雖帶著學界學者嚴謹的方法，但他學術生涯的目的自始即不在增加我們的佛教史學知識，乃在發掘出正法最深刻、最完整的層面。在他出家早期的日子裏，對經典上所讀到的佛法和當時所見通俗中國佛教的作風兩者之間的差異感到困擾。如同他在《遊心法海六十年》自傳一文上所言：「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¹此一差距成為他所有研究的驅策力，為發掘合於現代的純正佛法而尋覓追求。

此篇論文中，我將探討印順法師對佛教諸乘的分析，特別參照他對印度佛教史的詮釋，此一主題對於整體性地了解他的著作方向至關重要。他堅決認為我們如果想在今日建立一個純正的佛教，必須清楚了解導致佛教在其誕生地衰落和滅亡的因素，這是唯一可以確保佛法的具體展現能夠健全的方法，既契合佛法真實義理，又契合現代世界狀況。於此，我再次地提及《遊心法海六十年》：

¹ 印順法師《華雨集》（五）《遊心法海六十年》p.5。本文作者引用莊博蕙英譯初稿。

治佛教史，應理解過去的真實情況，記取過去的興衰教訓。佛法的信仰者，不應該珍惜過去的光榮，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懲前毖後嗎？²

此篇論文中，我想處理兩個主題以及兩者間密切的關係：印順法師對各乘的分析，和他對各乘在印度歷史上開展的論述。在進一步說明之前，我得先聲明：我還是個中文初學者，只能讀法師著作的英譯，由於他的著作英譯甚少，我能參考的資料也就很少。不過有兩項著作正合我用，一是《成佛之道》，對諸乘有精湛的綜觀。另一是收在《佛在人間》第三章的長篇論文——「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這篇論文包括兩部份：第一部份「教乘應機的安立」，以數頁篇幅總述後出的《成佛之道》對諸乘所作的長篇分析；第二部份「諸乘應機的分析」是我特別感興趣的，提供了印度佛教史有關諸教乘的簡要概觀。

我所引用的這兩項著作，對我們了解佛教諸乘的多樣性，提供了互相補充的探討方式。《成佛之道》所採取的探討方式，認為眾生日標的多樣性決定了諸乘的不同。從這個觀點看，諸乘的不同，完全取決於不同眾生的目標和根器，〔暫〕不考慮歷史因緣如何影響這些目標和根器。另一個探討方式，是法師在「諸乘應機的分析」中所採用的，將不同諸乘視為佛法在印度佛教史上特定階段中對當時佛教發展的特定思想、社會、宗教、文化條件所作的回應。第一個觀點或可形容為非歷史性及非時間性的〔譯註：作者的意旨為超越線性時空的一一歷史的橫切面〕，主要關懷是心理上的，有如經中的火宅喻，富長者以「種種羊車、鹿車、牛車」導引諸子出火宅一般（《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假設釋尊先把諸乘整體系列地展示給弟子看，讓每個人隨其根器所好，做出最適當的選擇。第二個看待佛教諸乘的方法，則不以適應同一歷史時段中的眾生為著眼點，而將諸乘看作是出現於不同歷史時期的，對歷史發展中各種擠壓、限制、吸引力量的回應，所回應的並非個別的心理本身，而是人類共同意識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新開出的遠景〔譯註：歷史的縱貫面〕。

² 印順法師，《遊心法海六十年》p.54。

這兩個探討方式並不相互排斥，而可以用來發明彼此的見地。我們或可把這兩個理解佛教諸乘的方法類比成生物科學上兩個了解人體的方法。一個是生理學上的方法，視人體為既定的整體，探求不同器官如何盡其功能維持生命組織。另一個演化論的方法，企圖了解不同的器官和身體的結構如何在生物演化的過程中出現。任一方法單獨地使用，或可以提供我們寶貴的知識，但就其本身而言，必然不夠完備。唯有縱觀全局，兩者並觀的同時，我們才能就人體直接的生命功能及其和地球生命演化的關係上了解人體。相同地，印順法師提供給我們看待佛教諸乘的兩個觀點，容許我們把兩者都看作佛法適應不同眾生需求和根器的方便，也視為對歷史變動中的思想、文化、社會等動力的回應。

二、五乘三類別

車乘，顧名思義，是能運載我們由此出發點至彼目的地的工具。印順法師採用傳統佛教著作中固有的分析架構探討佛教的教理系統：三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想當然由印度佛教而來；一乘的觀念亦復如是；加上人乘和天乘就成了五乘。印順法師依照各乘行者不同的根器或根機，歸納五乘成三類別，此三類別的界定取決於三個因素——發心、目的和方法。³

（一）人乘與天乘

人天乘的眾生了解我們的生命並不因肉體的死亡而結束，而是依據我們的業力——過去和現在有意志的行為，以其他的形式繼續存在。根據業的因果法則，他們發心在人界或天界獲得增上生，由發心的不同區別修習人乘或天乘。他們共同的目標在現法樂、後法樂及增上生。圓滿此目的的方法主要以三福行：施、戒、定為基礎。前兩者對獲生人間尤其有效，而成就禪定是生天的特定方法。

³ 關於五乘三類別，《佛在人間》p.37~p.38 有精簡扼要的說明，《成佛之道》中有詳盡的描述。

(二) 聲聞與緣覺乘

這是傳統「小乘佛法」中的二乘。聲聞是佛陀的親炙弟子，隨順佛的解脫道而出離生死輪迴。聲聞乘包括佛道上所有以證得個人解脫為究竟目的的行者。相較於聲聞因佛的啟導而解脫，緣覺無師而自力發現解脫之道，他們只出現在佛法不再存在於世間的時候，憑藉自己的智慧找到究竟真實。聲聞乘和緣覺乘在教理上和行持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有共同的發心：從生死輪迴的一切苦痛中達到完全的解脫。兩者志求相同的目標：涅槃——全然超越此一有為世間的安樂境界。又兩者遵循相同的方法：八正道和戒定慧三學，我們不妨合稱此二乘為求證涅槃乘。⁴

(三) 大乘

第三類別的佛教行者是具有大根器的菩薩，菩薩的心靈道路造就了大乘，這不是那種被理解成通俗宗教的大乘，而是構成圓滿成佛之道的教法與行持的大乘。從因地看，此道稱為菩薩乘；從果地上看，稱為佛乘。求證涅槃乘修學者的目標在於個人對苦的解脫；菩薩乘修學者立志令所有眾生離苦得安樂。本於深徹由衷的悲心，不容許他們待在寂靜出離的境界，必須永無止息地利他行，解救他人的苦難，增進他人的福祉和安樂。這個大悲願，結合了唯有圓滿覺悟成佛才能度眾離苦的認知，流溢出成佛的決心，成為完成究竟利他的唯一有效的方法，這就是菩提心，志求無上正覺的決心，菩提心成為所有大乘法修行的基礎。對大乘修學者而言，證得涅槃——究竟解脫安樂，是次要的，是低於成佛救護、無止盡地利益眾生的方法之下。由於大乘的發心和其他二乘迥異，必須有自己的方法，能有效的成就佛陀崇高境界的方法：菩提心或志求無上正覺之心，大慈大悲所生誓願，六或十波羅蜜，究竟空有不二的智慧，以及無盡劫來說法、調伏、

⁴ 嚴格說，認為現代南傳佛教就是聲聞乘或是小乘是不對的。南傳佛教是早期上座部支派的後裔，傳統歸納為「小乘佛教」中十八部派佛教中的一派，不過大小乘之區別是在一個全然不同的情況下而來。可以這麼說，南傳佛教所認可的經典重聲聞道果，但是聲聞一詞最原始的用法，意指佛陀弟子，非指相對於菩薩道行者的另一類型的弟子。

化眾的勝方便。

雖然歷史上所有大乘學派都肯定菩薩乘優於急求證涅槃的二乘，但對於三乘最終的境界則顯得意見分歧。早期的大乘經典似乎認為三乘中每一乘都是能得涅槃的究竟自成一體的法門。雖然他們因菩薩道提倡無量眾生的利益終至成就佛果而讚歎菩薩道的殊勝，但認為三乘中每一乘都能趨於究竟解脫。然而在某一時點，由《妙法蓮華經》所提倡的另一個觀點盛行起來，宣稱聲聞乘和緣覺乘並不究竟，只是權宜而已。《法華經》宣稱：所有佛教徒最後的目標在圓成佛道，二乘聖者也須在佛道上繼續前進，個人的解脫不過是個休息站，並非佛道的終極目的。所有佛法諸乘終究歸於一佛乘，運載學者到菩薩之道上，終至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以此開權顯實的角度重新審視，所有佛法餘乘不過是佛陀根據受教眾生的性情、根性而施設的方便而已，乘坐餘乘的人一旦達到相當程度的心靈成熟，就會把他們的小乘拋在後頭，進入趨向成佛的大乘，做為佛教徒精神生活的最終目標。

印順法師在《成佛之道》及《佛在人間》第三章摘要中對諸乘的處理，是傾向一乘說而非三乘究竟說的。他在這些著作中將佛教各系的三乘（其實是全部五乘）均視為一乘中的各各階段。這表示我們可以用兩種角度看待大乘：從三乘的立場來看，大乘不過是諸乘之一，是以菩薩行成就佛果的一乘，因其目標高超而殊勝，但不是解脫的獨門方法。然而，從一乘的觀點看，所有佛法諸乘都是大乘整體的一分，修習他乘者實際上不自知的乘坐著大乘，各乘歸於一乘，而一乘則穩當地經由菩薩道而成佛。由於中、下士乘實際上是一乘的一分階段，意味心存修學菩薩乘的行者並不擯斥或忽略他乘的教法與行持，所拒斥的只是他乘行者較低劣的發心，並非教理或行持本身。

印順法師表贊同地引用《法華經》上所說佛陀出世本懷為令眾生開示悟入如來知見。由於大乘法直入此種悟入，說明了佛陀欲令其眾弟子終究趣入大乘而成佛。對於佛陀引導眾生趣入大乘的策略，印順法師提供了一個多方面的解析，這個解析對本文下一節的歷史分析有重要的關係，所以我在此總述綱要。

法師首先區分迴入佛道和直入佛道的不同。迴入佛道者，有些人先入聲聞道，然後在某一點，甚或在證得阿羅漢以後，迴心轉向大乘。⁵第二類經由天道迴入佛道者，又次分兩類，皆屬大乘傳承。第一類淨土行者，求生淨土，在那裏次第修學佛道。第二類密宗或密續的教法。聲聞乘迴入佛道，因為它以厭苦欣樂鉤牽眾生向佛；淨土是大乘的迴入法門，因為它以類似訴求天樂為方便引導眾生發菩提心，志求成佛；密法是迴入的大乘，因為它以修本尊來達到這個目的。

依印順法師的看法，佛陀本懷在教導眾生直從人乘入佛道，因此，最能接受教導的人，在凡夫時就能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完全以人的特德和業行遵循菩薩道，毋須求助於修天。這樣的人菩薩因根性和強調的重點而有不同，或重智，或重信願，或重超勝的悲心。雖然三類同為直入大乘行者，印順法師認為經由悲門進入菩薩道的第三類是大乘法的不共行者，⁶此乃因菩薩視救度眾生離苦為第一要務，因此須以大悲維持其雄健力，尤其衛護其不受疾求涅槃個人解脫的誘惑。然而，雖然諸菩薩進入大乘的切入點各各不同，終究必須均衡而和諧地發展三德——信願、智慧、慈悲。⁷

三、諸乘的歷史演進

以上概述的教乘理論勾勒出一個乍看之下似乎是抽象而非歷史性的模型。我說這個模型似乎是抽象而非歷史性的〔譯註：如前所述意指歷史橫切面〕，因為它在建構諸乘之間的關係時，是根據一個理論概念的藍圖作出的，而非引用人類歷史上的具體展現來解釋諸乘之間的關係。此一模型的前提，幾乎可說是先假設佛法沒有實際歷史演進，在釋迦牟尼佛住世時便已綻放出豐富多樣的風貌。這類鋪陳各乘劃分的方式，是把諸乘之說當

⁵ 我在《成佛之道》及其他能接觸到的英文資料中，印順法師並未處理阿羅漢涅槃後如何進入大乘的問題，這似乎是一乘說理論上一個棘手的問題。

⁶ 詳見《成佛之道》p.259~p.266。本文作者引用楊泳漢英譯本，波士頓：Wisdom 出版社，1998。

⁷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36。本文作者引用印順導師基金會所提供的英譯電子檔。

作是佛陀在此土一生中就已盡數教導的，僅為適應所化眾生需求而調整其開示的內容。

但是，在《人間佛教》一書第三章〈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民國 40 年出版）這篇振聾發聵的文章中，印順法師以不同的角度來呈現諸乘，在此他視諸乘為特定歷史因緣下出現的體系，這些體系不同程度地調整了佛陀的宗旨，以適應各乘所開展的因緣。

文章的第一部份「教乘應機的安立」立下詮釋的基本原則做為開端，一開始即說佛法必然是因適應眾生根機與其所根植的社會、文化狀態而安立的。引文之後是佛教諸乘的分類，可說是後來出版的《成佛之道》（民國 43 年出版）對於諸乘詳盡分析的先行簡要說明。其後，印順法師論述諸乘的歷史緣起。在我們解釋論述之前，必須牢記於心的是印順法師基本上是肯定一乘說的（此文再次肯定）。一乘說認為佛陀一向意欲引導徒眾經由菩薩道的唯一大乘趣於成佛，這表示由於他無法直接這樣做，只好使用適合他們各各根性的諸乘；然而諸乘只是方便施設，為最後開示大乘做準備，這個大乘就是他們一向乘坐的兼容並蓄的一乘。《法華經》上描述的最後的開權顯實，釋迦佛在世時就發生了。雖然印順法師引用《法華經》時，有時如佛言的歷史記載，但他以史學者研究印度佛教之審慎態度，應是無法接受這是實際的事實。為了一乘說能與史實相符，他必須採取不同的策略。他在〈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一文中，尤其是「二、諸乘應機的分析」一節，便如此做。本文希望能說明闡示：為什麼佛教在印度的發展，就某一意義而言是一個逐漸將佛陀最終、究竟的訊息完整透露出來的過程。

在佛教史早期階段，佛陀最終、究竟的訊息無法直接公開，人類必須先透過契合當時宗教、哲學氣氛方得入其教法之門。在能顯示更高層次教法的因緣成熟之前，也只好就用這些教法。因此，猶如胎兒的運送必須藉著子宮一般，一佛乘微妙甚深的真理透過聲聞乘的形式來傳達，而佛陀自己也以聲聞比丘的完美典範出現在歷史中。然而，隨著世紀的推演，眾多文化和宗教力量滋潤了隱藏於聲聞乘內更深刻的真理和更高層次的心靈意識，到了佛般涅槃約四世紀後方才完全放出光芒。諸佛自身乘坐至佛果的

大乘進入歷史洪流，並敞開其門，至此得以公開宣說真理，即：跟隨佛陀者終究將行菩薩道以臻無上圓滿正覺的真理。

印順法師追溯歷史過程的目的不僅止於歷史，歷史的探究是他更廣泛整體努力的一分，用以界定一個當代以人為本的大乘佛教的形式。依印順法師的看法，印度佛教史在初期和中期大乘的階段達到顛峰，此時的佛敎文學、藝術或宗教作風，均為本於人乘的一佛乘的輝煌作證。然而這成熟健康階段的佛法只維持了短暫的時刻，幾乎是人本的菩薩道才出現，與它分庭抗禮的對手——本於天乘的佛乘就出場了。大乘佛法為求與周遭宗教氣氛一致，自我同化於神教的印度教，採取多神教形式的偽裝，以時人所熟悉的語言和意象對人說法。如此適應調整換得某種形態的生存，但是是透過代價高昂的妥協而生存，一種意味早衰和敗亡的生存。中國歷史上佛敎也經由唐代的光輝時日而衰敗，至二十世紀初成了迷信、經懺和驅鬼的宗教。因此，看待印度佛敎的同時，印順法師也著眼中國佛敎和它立足現代世界的前景。經常懸於他心眼之前的是：佛法如何在今日世界尋求一席合宜之地？既能忠於佛法本意，又能因應當今人類需求？

評論印順法師對印度佛敎史的解析時，我必須局限在其有關諸乘理論的主要論點上，他的陳述從西元前五世紀佛出世時的印度宗教開始。當時印度的宗教思想已發現業與輪迴的法則，多數人希求再生人天善處；較深刻的宗教思想家認清了各種輪迴形態中苦的本質，尋求究竟的解脫，他們認為只要生於諸天之首的梵天就可以得到究竟解脫，他們使用六種主要方法來獲得後世增上生和究竟解脫：祭祀、咒術（持咒）、德行、苦行、遁世（獨居）、瑜伽。

佛陀出世後第一階段的任務是「立人天乘法，又依此而進立聲聞法。」〔譯註：《佛在人間》p.52〕人天乘的地基是早已鋪建好的，在這一方面他須要做的只是釐清和淨化印度舊有的遺產，上述六種方法中，他完全捨棄了祭祀與咒術，不論出家或在家；古老印度宗教行持之中他高度重視德行，將德行淨化並提昇到首要的地位。

依印順法師之見，佛陀對當時印度宗教所做的改頭換面的新貢獻，在於教導通往涅槃的真實、究竟、圓滿之道：從「世間有」的眾苦之中獲得

解脫，如此，通往出世安樂之道的聲聞乘完成了古來印度的精神追求。在這方面，聲聞乘可視為是佛陀本懷（一佛乘）因應印度宗教環境所提供的因緣條件所做出的適應。佛陀對這件任務採取了革命性的作法，擯斥多數印度追求解脫者所修持的極端苦行，代之以戒定慧三學為基礎的中道的自我修行。尤為重要的是，他廢除了所有對神的依止及祈求天祐，證明人可以靠自我道德的淨化和正智的努力達到解脫。如此，依法師之見，佛陀貶抑天乘，而以人乘為基礎開展聲聞乘，為了方便順應苦行根性的弟子，保留聲聞乘中某些頭陀行，法師認為這是聲聞乘中天乘的遺跡。

早期佛教以人為本的特質，在印順法師特別指出的兩個特徵上尤為明顯：一是佛陀認為在家弟子過居家的生活，完滿在家正行，一樣能修出世法，可禪修、得正智，甚至可證得聲聞乘道果。第二個特徵是佛陀在出家弟子間所做的制度化的改變。印度早期的宗教思想認為出家生活主要是離群索居的追求，遠離文明在森林深處的尋覓；佛陀建立僧團，使出家弟子共住在自己的小型社會中。僧團的管理遵循一套詳細的軌則與規章，以確保社交的和諧與團結一致。雖然有些比丘偏好舊有的獨自遊行的苦行理想和頭陀行，(這些或可被視為緣覺根性的弟子)，大部份的比丘、比丘尼和團體共住，對彼此和在家信眾盡義務，遵循較溫和的「中道」趨向涅槃。

簡而言之，在印順法師的分析中，佛陀在歷史上的傳法立教完成了兩個並行的任務。一條軌道上，他建立了人天乘，指示希求增上生者一條道路，滿足他們的希求。為了達成此一目的，他毋需引進任何新的教法，只須取之於印度古老的心靈遺產，擯斥錯誤和迷信的作風：祭祀天神、持咒、犧牲、邪見，保留對道德倫理的重視，將其去蕪存菁並加修飾，為人天的增上生鋪設一條清楚的道路。另一條軌道上的教化，佛陀完成了印度苦行者所追求的世間生死輪迴的究竟解脫。他靠著建立聲聞乘而做到此一解脫，聲聞乘提倡戒定慧三學以達涅槃的證得。從印順法師的觀點看，佛陀建立聲聞乘的同時，完成了古代瑜伽士解脫的追求，並將此一追求從頭掉轉：他完成了此一追求，顯示涅槃此時此地可得，遵循此道者可得；從頭調轉此一追求，讓盡世間責任的在家居士及共住團體組織的出家眾能使用此道。佛陀闡明了一個贊成人道、人本價值如慈心、布施、悲心、忍辱與社會和

諧的中道，取代同時代者精嚴獨處的頭陀行，藉此接駁凡夫世間與出世解脫的鴻溝，使生活中各階層的人都能享用精神生活的果實。

印順法師對聲聞乘提供了一個引人興味的判攝，他的判攝尊重聲聞行者對自宗修行的說法，同時也從大乘的觀點將聲聞乘相對於菩薩乘的關係合理定位。一方面，他主張聲聞乘（緣覺乘亦同）教導證知諸法本性的智慧，即：人法無我性。既然這樣的智慧能斷煩惱證涅槃，則二乘確是解脫的真實法門，是求證涅槃的真實道路。另一方面，他主張這斷煩惱證涅槃的智慧，不足以達到「成佛」這個諸佛所教臻至圓滿終極的目標（約一乘說）。成佛唯有行菩薩道，其中更特別重視大悲心的開發及菩薩利他行的完成。要在菩薩道的旅程上走完全程抵達終點，只有一種〔教〕乘足堪其任——將菩薩的宏願、大證、歷不可思議無量億劫崇高的利他行完整開示的大乘。

依印順法師的看法，佛陀時代的聲聞乘雖有極高度人本的影響，但仍是適應佛法所由興的印度宗教文化因緣的一分方便，雖然它開顯了導向究竟真實的智慧，但未能完完全全地開顯此智慧以及一切完成佛陀使命所必需的法門。做為一個大乘佛教徒，印順法師所承許的思想是：佛法在大乘到達高潮；還有，由於印順法師同意大乘的一乘說，意味他默認這樣的論點：早期的佛法形式（也就是佛在世時闡揚的法）為一佛乘顯示究竟真實的階石而已。佛陀之意在把所有佛弟子帶入經由菩薩道而成佛的一佛乘，但他在世時未能這樣做，佛教史最初四、五百年的開展於是成了揭露佛陀本懷的過程，歷史讓佛陀自己在世時無法明示的最終目的得以重見天日。

印順法師指出若干促成大乘興起的歷史因素，其中有在家眾參與佛教活動益增，及本生談中的故事促成菩薩理想的生起。依他之見，新的菩薩法結合了聲聞乘的出世法和在家眾的世間法，「佛教最高深最圓滿的真義」⁸因而生起，超越了出家、在家的區別。菩薩道強調智與悲的均衡發展，對治了他乘本有的缺失。由於大乘強調悲與方便，其信眾可在世間發揮功能，為救度其他眾生而努力，在這方面超越了聲聞乘；由於大乘教導證悟一切

⁸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51。

法空的出世智，使其信眾能克服世間所有執著，在這方面與人天乘截然不同。入世與出世成為大乘菩薩精神的雙面，微妙地平衡著悲與智的作用。

雖然早期佛教重視出家求解脫的聲聞比丘，大乘「究竟而根本的，是以發菩提心度生成佛為宗的一大乘。」⁹印順法師認為，這個新重點牽涉了佛教的興趣焦點由出家僧團轉移到居士團體。既然菩薩一般是入世的，他們強調正行或人間的道德實踐為度眾的方法，不斷除與人世間的繫聯，不離群禪修自求安樂，努力積極實踐慈悲和利他的行為，同時以智導行，助成他們處擾攘世間而不受染污。

大乘菩薩是入世的，入世即不能不廣行布施。又因為菩薩是不忘出世的，所以也重視智慧。以智慧來攝導善行，以布施來助成智慧出世。菩薩是這樣的出世而入世，入世而又出世的。¹⁰

印順法師認為，在大乘最成熟和活躍的階段，大乘法是立於人乘正行之上的，但是將人乘正行昇華、淨化，併入菩薩乘中。透過智慧與方便，這些正行一方面成為悲心的積極展現，以利益救度眾生為目標，另一方面成為朝向無上佛果前進的方法。因此立於人乘之上的菩薩乘，「在入世與出世的統一中，從世間而達到究竟的出世。」¹¹然而，因大乘佛法源於印度宗教風起雲湧的時期，無法自外於大環境的影響，大乘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方便適應，適應外在環境，同時又能符合佛法真實義。¹²過度強調原則的第一部份，犧牲第二部份，終於耗盡印度佛法的力量和生命力。

大乘佛法為了在印度的宗教環境中流行，對婆羅門神教做了一些適應，這些適應反過來對佛教造成影響，削弱它本有的人本精神。從很早期開始，甚至在大乘之前的階段，佛教就已融攝了相當多的天行，做為對通俗宗教的讓步，大乘更大量增加了許多天行。印順法師列舉數端：原本為修習成佛之道的人菩薩，變成了天，有如印度的天神一般，住在天界，有回應、保護祈求者的能力。婆羅門神學所重視的祭祀、咒術和苦行成了在大乘佛

⁹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40~41。

¹⁰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66~67。

¹¹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67。

¹² 論此原則的重要性，見《佛在人間》第二章緒言。

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起初佛教徒認為他們可以安全的採用方便法以吸引人們趣向佛法，以為透過法殊勝的影響力可以轉化、淨化這些做法，但是「由於佛弟子的久而忘本，佛教化神教，結果反多少被神教化了。」¹³因此，未如佛陀之意以人乘為進入佛乘之法，印度大乘佛教徒反以天乘取代了其地位。很快地，始於菩提心和大悲願，經由人間道德正行而直入佛果之直入菩薩道，便讓步給結合菩薩願和天乘行的祭祀、咒術，苦行，隱遁和瑜伽的佛教形式。因此，「多少傾向於天乘的大乘法，應時應機，發展出異樣的光芒，而反障蔽了大乘的真精神。」

印順法師以一系列的曼荼拏描繪每一時期主要和次要角色，說明印度佛教經歷的歷史變化。¹⁴最初的五百年，以聲聞乘為主。在這一時期，出家比丘、釋迦牟尼佛和他的阿羅漢弟子居曼荼拏的中心。在家居士重施與戒，居中間的一環。鬼神則居最外圍，他們的作用是守護佛教，不使惡性鬼神擾亂大眾。

第二個五百年的時期目睹了大乘佛法的優勢，主要是人本的形式，但是天行的強調益增。在這個階段，曼荼拏的中心是佛和大菩薩所居，都現在家相。最受尊仰的佛陀是毗盧遮那佛，是在家的莊嚴相。這些在家的佛菩薩表現了大悲、大智、大願、大行的特徵。¹⁵出家的聲聞僧被移到右邊去，給予了旁觀者的地位，看作適應一分根性的方便。鬼神現在左邊，和聲聞的出家眾地位等同，看作化身菩薩，有著護法的特殊任務。

第三期的佛教，第八世紀到十二世紀目睹密法之興。在這個時期，

¹³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71。

¹⁴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38~43。

¹⁵ 這些說法在我看來有些似乎是可商榷的。我相信把佛陀法身的代表毗盧遮那佛和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描繪為顯貴的原因不在把在家眾提高到出家眾之上，而在強調佛菩薩崇高的地位。有人告訴我：印順法師於晚年所著專文（〈初期大乘與在家佛教〉《獅子吼月刊》第32卷第5期1993年5月15日），引用他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所舉經證，認為毗盧遮那佛和文殊師利在經典中有時以出家者示現。

處於中臺的佛菩薩像，多分是現夜叉、羅刹相，奇形怪狀，使人見了驚慌。有的是頭上安頭，手多，武器多，項間或懸著一顆顆穿起來的骷髏頭，腳下或踏著兇惡相的鬼神。而且在極度兇惡——應該說「忿怒」的情況下，又男女扭成一堆，這稱為「具貪相」。那些現在家慈和的菩薩，又移到外圍去了。至於現出家解脫相的，最在外圍，簡直是毫無地位！¹⁶

在他對佛教史的反思中，法師強調佛法並非直線演化，而是在傳演的過程中衰敗而每況愈下。「佛法為什麼衰敗」這一個問題是他的研究動機，出現在他著作中的一個答案是：衰敗來自於過度適應世俗的需求和期待。在他看來，這清清楚楚就是印度的情形。由於適應神教，大乘未能實踐它偉大真實的承諾，它帶著一份願景進入印度宗教史，結合了無緣大慈的人本道德和圓滿於於佛陀正覺的出世智慧，宣稱所有佛陀的教法最後都是寬廣大道的一分，是唯一大乘，既能適應不可思議種種眾生的根器和需求，又能指引他們全趣向無上的目標。然而過度的方便設施與適應從內部損傷了佛法，造成了純正佛法的凋零與衰落。多年後印順法師寫「對佛法之基本信念」，歎惋「佛法的重點發展及方便適應」如何在佛法上達到一百八十度的轉化：

如從人間成佛而演進到天上成佛；從因緣所生而到達非因緣有；從無我而到達真常大我；從離欲梵行得解脫而轉為從欲樂中成佛；從菩薩無量億劫在生死中，演變為即身成佛；從不為自己而利益眾生，到為了自己求法成佛，不妨建立在眾生苦難之上。¹⁷

如此，原本與印度一切固有宗教方向迥異而彰顯突出的佛陀訊息，又悄無聲息地被印度的周遭環境消化殆盡了，在最後階段變得和婆羅門教難以區分開來。

¹⁶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42~43。

¹⁷ 印順法師《遊心法海六十年》p.54。

四、佛乘向前行駛

雖然印順法師感慨印度佛教的滅亡，但對他言，佛教在其發源地的失敗並不意味它已失去世界地位。他不是歷史悲觀主義者，認為佛法必然繼續越墮越深；他也不是天生樂觀主義者，認為歷史的前進意味了佛法必然的進步。而是，他強調人類必須肩負起義命，把佛法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如同他所指出，我們研究佛教史以懲前毖後：「佛法的信仰者，不應該珍惜過去的光榮，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懲前毖後嗎？」¹⁸

從他自己的印度佛教關於諸乘概觀中，印順法師學到了佛陀在人類歷史具體環境中解脫眾生的策略。在此景象中，釋迦牟尼佛出現在一個充滿種種由來已久、不復記憶的神教信仰和行法的國度裏。他出生時，有一神教、多神教、一元論、各式各樣的懷疑信仰、苦行，以及以人天合一為目標的瑜伽禪修體系。佛陀在此背景下建立了真正的人天乘，摒棄所有與解脫毫不相干的輔助，代之以強調人類高尚的德行，如布施、慈心、自律和正行，即使最高諸天也可由人行獲得，毋需仰賴祭師、神恩或神聖儀式。他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聲聞乘，揭示厭世苦行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四聖諦和出世涅槃樂。佛陀又同樣的教導此一目標可以經由人的努力，遵循八正道和戒定慧三學獲得，毋須祈求於天，佛陀自己不過是指出道路的導師而已。這一個步驟把解脫的責任交在人類手中，具有革命性的涵義，不過這些涵義尚待完全的表達。

對印順法師而言，佛陀本懷要等到大乘的出現，清楚說明了菩薩道和一佛乘的教導，才完全彰顯。印順法師認為這是佛法法義最細緻的表達。一乘說宣稱所有人類都有圓滿覺悟成佛——悲智的圓滿化身——的可能性，佛陀所有的教導最終都趣向此一目標。這條道路和它先行各乘一樣，是一條人行人成之道，始於菩提心和大悲願，經由六波羅蜜和十波羅蜜的修習，終於菩薩各階位而成佛，〔這條道路上〕沒有任何一處出現要「升天作神」，因為無此必要。

¹⁸ 印順法師《遊心法海六十年》p.54。

對印順法師而言，印度佛教在大乘佛法倡導純正的人菩薩行而不依賴天化神化等法門的這個階段，是佛法精神在其故土上的高點，這正是他依之發展意義深遠之「人間佛教」的典範，是他身為佛教改革者現實使命的主題。

現在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我們是人，應以人為中心，應攝取印度初中二期佛教的人菩薩的慈悲與智慧，特應從悲起智，而不取後期佛教的天菩薩法。…提倡純粹的人菩薩法，即由人發菩薩心，以悲智普濟一切有情，直趣無上正等菩提，應著重中期佛教，而脫落天化的傾向。¹⁹

允許天化和神化的成份滲入佛法是導致印度佛教滅亡的嚴重錯誤，這也是印順法師警誡我們今天不要再犯的錯誤。他在故鄉第一次接觸佛教之時，目睹了一個信仰迷信的宗教，徒具儀式、關心死亡、漠視人生的宗教。但是，經由他的探究，他了解到佛教能帶給現今這個時代兩樣極其重要的東西，一個揭示人類可能有的至高至真理的訊息，以及一條具體實現這些理想的道路。他也見到現代世界可以提供佛教徒一些重新發現正法的工具，此中他大量使用了批判的歷史分析。歷史研究讓我們可以追溯從釋迦牟尼佛以來佛教的發展，也因此給予我們一個抉辨的機制，抉辨出佛教中什麼是佛法最深層的真理——「純正佛法」，什麼是適應文化社會的。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分辨出那些適應是健康的，其文化自身的傳統與理解模式無礙於真理的大放光；那些適應是有毒的，扼殺、扭曲佛法的真理而造成佛教的衰敗。

隨著佛乘向前行駛到了新世紀，進入一個人類意識在許多層面上都已經歷過重大變革的時期。在一邊，泛俗的物質主義橫掃了地球的絕大部份，帶來了消費主義的新宗教和令人側目的消費儀式，受著商業、廣告、時尚等大祭司的操控。另一邊，一神論的宗教採取了益發具侵略性的手法，強烈地堅持他們信仰的絕對真實，使用財富和權力做為控制大眾的手段。佛法，以其多種形式傳法，以溫和的語調發言，強烈吸引了東西方的知識份

¹⁹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43。

子，在較高文化的某些據點上佔了一席愈發顯著的地位。然而，這些為佛教所吸引者，經常採用特定一派的信仰和修行方法，甚少了解他們和整體佛法之間的關係。印順法師以諸乘不可劃分的關係來看待諸乘的宏觀，對此提供了寶貴的對治之法，是一把認識整體之鎖鑰。

相同地，他對一佛乘的宏觀給東亞佛教提供了振興佛法根本的希望。在東亞，光是形形色色的方便就已經把佛教弄得四分五裂，宗派紛繁，每一個宗派以一修行方法，一傳承，甚至是一經為基礎。經常是，信眾不知道最基本的佛教教法或最基礎的佛教道德實踐，只教導他們讀一經，拜一佛、一菩薩，或某一禪風的修持。大乘因此被縮減成一堆零零星星的部份，個個宣稱是達到開悟最快速、最有力的方法，一佛乘成了不寬廣、不含容而排他之狹隘的佛乘。印順法師含容諸乘的一佛乘觀，正好可以糾正此。他給了我們一個完整佛法的全貌，一個總體畫面，顯示各部份如何組成一個有系統的結構，在最簡單、最安穩的基礎之上，達成最高、最深刻的證得。

在應用佛法上，法師強調須層層建構佛法修行之塔，不可躐等，不可半途而廢。如他所說：

發菩提心，以成佛為目標，也就不應該捨棄中士及下士法。…因此，經歷菩提正道的修學者，要圓滿貫攝一切——中下法，而同向於佛乘，切不可好高騖遠。²⁰

法師強調一佛乘中諸乘的整體關聯，已經激發東亞佛教徒對阿含經、阿毗達磨教法及修行方法的新興趣，這些可以反過來作為與南傳佛教地區中一些思想開放的佛教徒溝通的橋樑。不過，印順法師的法塔雖然包括這些根本教法，但不就止於此，由於他的法塔屬於大乘法，即使根本修行也是建立在願求無上菩提之菩提心的基礎之上，於波羅蜜多增上修習，證得菩薩諸地而成佛。

印順法師的研究對今日試圖把佛法融入當代西方文化中的我們是否有所啟示？我相信有的。有點讓人感到因緣作弄的是，此一啟示點出了一個

²⁰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p.58。

與佛教的印度經驗恰好相對的方向〔譯註：印度經驗意指後期佛教的神化、天化〕。我認為，我們〔佛法融入當代西方文化時〕的危機不在以神教的裝扮為方便來融攝佛法，而在以過多世俗的喬扮來呈現佛法。我的意思是：今日西方許多法的教授者為了讓佛法易於為人接受，把它從本質上就當成一門心理學來呈現，以為經由自我接納、覺性加強、如實肯定自我與世間，就能保證幸福與安樂；甚少提及業力法則與生死輪迴、娑婆的過患、出離的利益、證悟的出世層面、或是涅槃和成佛涉及全然超越俗世的存在。如此，當代西方呈現的佛教，其危險在於法的出世方面終將蕩然無存，佛法將成為不比精緻心理學的人文主義多多少。為了保全正法免於妥協和扭曲，出世與入世必須維持一個微妙的均衡。一味強調佛法的出世面而忽略了現實利益會導致佛教與生活脫節，變成刻板、例行公事的佛教，那種與日常生活的艱困孑然隔絕的隱遁出家者的佛教。一味強調要與現實相關而忽略了佛法的出世面會導致佛教膚淺流俗，變成一種金玉其外但缺乏深度的佛教，那種為了平撫磨損脆弱的神經而追尋少許禪修的搖滾樂手、電影明星、企業主管的佛教。唯有能觸及人生日常的問題，佛法才會與人生相關；唯有能將日常行為導向證得出世的目標，佛法才真正「甚深微妙不可思議」。無論是強調解脫生死的南傳佛教，或是強調菩薩事業修習的大乘佛教，都唯有在佛法的入世與出世面達到健全均衡時才能在深度與廣度上獲致圓滿。

隨著佛乘駛過歷史，必須在方便適應環境的需求和堅守佛陀正直之道的需求之間，不斷地調整兩者間的張力。好像一輛公共汽車，必得左迂〔神化天化〕右迴〔世俗化〕地繞道才能載得到乘客，但若要抵達目的地，總是要回到本來所走的幹道〔正直道〕上。印順法師有關諸乘的佛教史概觀以呼籲回到直達的大道作結，是我們應當留心的教訓。（莊博蕙、劉有容中譯）

譯者按：

- （1）譯文中方括號〔 〕標示內之文字，為譯者依據作者原文意旨之加註。
- （2）為避免增加翻譯誤差，本文引據導師著作英譯之譯文，中譯時則改以導師中文原著為準。

- (3) 原作者指出：「本文之論理係採用黑格爾辯證邏輯」，中譯或有未盡傳達之處，請讀者見諒。
- (4) 本文作者為南傳上座比丘，美國 Claremont 研究院哲學博士，於 2002 年夏季開始正式接觸導師著作（《成佛之道》英譯本等）。現任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董事長。